

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  
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  
不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  
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  
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相去  
速矣不可不察也

此章意淺語囁必狗尾之續貂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二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三

禍五

廬 陵 竹 峯 羅勉道述  
門 人 彭祥熙校

外篇

天地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  
卒雖眾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  
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  
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  
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  
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  
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  
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  
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  
萬物化淵靜而百姓足記曰通於一而萬事  
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夫子曰

此兩夫子曰无嘉本皆為別章在在本亦然  
然連上文則為引證之語離而析之則無  
頓著處疑所謂夫子即老子上文所引記

曰者老子也故就述其言耳不然莊子之  
所專事者也下文夫子問於老聃曰者則  
明指孔子矣

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  
以不剗心焉

剗去其情慾之心下文乃莊子演其說  
無為為之之謂天無為言之之謂德愛人利  
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  
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  
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對志之謂完君  
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心之大也沛乎  
其為萬物逝也

事藏而心不窄物往而心不留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  
貴富不樂壽不哀天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  
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  
顯則明

縱處顯耀其本心明自若

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

石不得無以鳴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

居止也濇水清貌言道之本體如水淵乎其止故濇乎其清又如金石元有其質故擊之則鳴即水與金石推之則萬物之理莫不然但人不能審定之耳

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

知通於神故其德廣

王德其德足以王天下也素逝猶易言素履往王德之人此心恬素而往以通曉事

務為恥但立之本原得其要道而其知自與神明通故其德廣大而足以王天下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

此又從人心上說來其心之出有物採之即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吾儒說得平坦莊子說得痛口耳形非道不生非德不明老莊之所謂

道德不可以吾儒之見解之蕩蕩廣大難名之狀至於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方見其為王德之人也

視乎冥冥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

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

視乎冥冥以下皆言其道之妙處其與萬物應接亦變化無窮至虛無一物而能供人之所求時復馳騁而終有歸宿之地或

大而忽然小或長而忽然短或短而又忽然脩且遠所謂王德之人蓋如此竊謂前一段是插入偽撰是以有兩夫子曰文意

深淺自繁然可見當刪之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去聲索之而不得使離失索之而不得使喫黃作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此皆託言玄珠道也知巧者也離朱即離

婁明者也喫詬喫人詬罵無能者也是巧者之反象罔無有形象是明者之反言智巧目明皆不足以得道頑鈍無恥近之矣

而猶未得必有超乎形象之外而後得之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

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音被被衣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為天吾籍王倪以要之許

由曰殆哉坡乎天下齧缺之為人也聰明叡知給數明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其資性既過人而又乃使之受天命為天

子則所為愈過矣

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與之配天彼且凌駕人而并不知有天矣方且本身而異形

本只一身而為千萬人之身是一身而異形也

方且尊知而火馳尊尚知巧其心如火之馳方且為緒使

為事之緒餘所役使

方且為物絀

絀公才切束也為物所束縛

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眾宜

二句義同上句應物下句應眾人之所宜

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

逐物變化未能布其恒性

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為眾父而不可以為眾父父

雖上文所言齧缺如此然人不可以一槩

論譬如人有族有祖族各有所專而祖又

眾族之所尊齧缺亦可以為眾族之父但

不可以為眾族之祖眾父者祖也

治亂之率也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齧缺之才撥亂世之將率也而不免下為

人臣之禍上為人君之賊猶言治世之能

臣亂世之姦雄也

堯觀乎華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

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

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

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

多事壽則多辱是二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

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

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

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

鶉居而穀食鳥行而無彰

鶉無常居穀仰母哺鳥行乎人不見之境

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

問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

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

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

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

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

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子而吾子辭為

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

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

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

始矣夫子聞通行邪無落吾事佶佶乎耕而不顧廢也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

物得以生之謂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

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

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

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

其合緝緝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設問泰初有乎無乎曰無有也亦無此名

也而無之中一由此起有一矣特未形著

耳此所謂無極而大極也萬物得此以生

者謂之德其未形之時萬理皆具已各有

條理可以分別但且以其混然無間而謂

之命及其留者不能不動而生物物各成

生理謂之形形體中保合元神各有儀則

謂之性所謂物各具一大極也性脩則復

於德矣德之至極則同於未形之初矣同

乃虛虛則無是非彼我凡天下之以象爭

鳴者皆合為一矣喙鳴合則同乎天地矣

緝緝如綸之合也其合緝緝若愚若昏形

容合之意玄德者深妙之德大順者無一

民一物不順也相傳太極圖出於方外之

士由此觀之未必不然

夫子子孔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上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音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休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獲狙之便自山林來丘子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句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治道所治之道若放猶言相似離析縣揭也寓宇也縣揭天宇昭然可見也胥易技係以下四句解見前有首有趾猶言有首有尾無心者無心於聽無耳不聞也

孔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於此其所居之道若與聖人相似可人之不可然人之不然善辯者嘗有言曰離析堅白如揭天宇昭然可見此人正如此問可以謂之聖人乎老聃曰云云豈得爲聖人又呼而告之曰

子告汝以汝所不能聞與汝所不能言凡人所聞有記得有首有尾者有聽得無心如無耳者所言有說得許多有形象者有說從無形無影而如在面前者凡此盡非真有皆是虛無其所論動止死生廢起不過幻詭之言補五又非其真實所以然之理辯者之無益如此別有所治之道在彼人者却不然既忘乎物又忘乎天者物之所從出倂忘則忘之至也世以多忘者名忘已故名此人爲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言忘已則純乎天矣後面有治在人一句應前有人治道若相放一句文義甚明

蔣閻勉音見李徹曰魯君謂勉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如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螻蟻之怒臂以當車軼音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目爲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蔣閻勉覲然驚曰

勉也補五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溟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補五

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言自處於高趨者衆多有不勝任之患矣搖蕩民心不使之拘束也賊心相戕之心獨志自得之志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溟然弟之哉謂大聖治天下任其自然堯舜治天下不能無迹大聖之如此者豈肯與堯舜爲兄弟哉心居心寧止也與天下同德無所作爲則心寧止矣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搯音搯音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音如沃湯音其



名為樺為圓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者本然之質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目無慙俯而不對有問為圓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圓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

於于語助猶俗朝儒之說之手也者云

○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音汝形骸而無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卑陬白處頊頊然貌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揚五一人耳謂孔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忙乎溥備哉

託吾之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如往只是言與民相安相忘却下語別忙乎即茫然溥備即溥全

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

風起波動不能定也

○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

渾沌即謂太極

識其一不知其二專一而無二治其內不治其外事內而夫明白入素不務外

凡質之明白者入得素淨

無為復朴猶言順其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于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諄芒將東之大壑海適遇死風於東海之濱死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

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死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

試言所謂聖治者乎

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舉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行句言自為而天下化乎

○所謂聖治者官施政事而不失其宜拔舉人才而不失其能盡見人情事理而行其所為當行者惟恐其有差錯嘗言人當自脩為而天下化既能自脩為則手所撓目所指而人莫不俱至

願聞德人

德人

死風聞諄芒之言聖治未為至又問願聞德人

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招呼若嬰兒之夫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來飲食取足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

與形滅亡此謂照曠

得道之後神升而上只在光景中遨遊下

視其軀殼如枯木糞土此之謂照曠言照

徹空曠無復形拘也

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

之謂混冥

第五

十二

致推極也上既言神人之狀矣又言人能

究極命根盡其情實與天地同樂而萬事

盡泯萬物復其本然則混然冥漠之間矣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

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

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

與赤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

虞氏為

天下均治則願足矣又何用有虞氏

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髮病而求醫孝子

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

武王之師固不及有虞氏而有虞氏之治

亦不過如醫之用藥療病非出於自然也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

上君上也樹標高出於上而無心古之君

上如之

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

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

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

無傳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

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

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

之不肖臣而未如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

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之

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專於君邪

世所謂忠臣孝子以其能有過則諫不事

諂諛也隨和君親者世俗必為諂諛而隨

和世俗者却不以為諂諛如此則是敢諫

君親而不敢諫世俗世俗及嚴於親而專

於君邪

謂已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

色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

眾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

人不肯受導諛之名而所為乃終身導諛

混合譬喻矯飾言辭求以聚眾人之歸已

非導諛而何然不自覺也是一人之身而

終始本末自不相坐罪

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

導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

愚之至也

此方說歸舜身上舜垂裳而天下治以五

采彰施于五色恭己正南面故云垂衣裳

設采色動容貌舜以此媚悅一世而不自

謂導諛與斯人之徒通論是非而不自謂

同於眾人乃愚之至也此是說舜下文却

說從武王去只似藏頭說話讀者不覺

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

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

綴上愚字添一惑字立論莊子文法每見

之

補三

十四

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

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

天下惑子雖有析鬻不可得也不亦悲乎

此以行為喻如三人同行欲適東有一人

欲適西不過一人惑耳猶有可致東之理  
若二人欲西則惑者勝矣徒勞而不能至  
也以喻武王伐紂而歸之者八百國是天  
下皆惑矣予亦張滿稽自予也祈嚮欲向  
也予雖自有所欲趨向不可得已不亦悲  
乎重傷武王之事也

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俗則嗑然而笑  
嗑音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  
俗言勝也以二缶鍾瓦如字惑而所適不得  
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待  
邪

此又以樂為喻古樂不入眾耳聞俗樂則  
喜設有二人擊瓦鍾以為音則人必喜其  
新聲而為其所惑古樂之音不能行矣况  
今天下皆惑予雖欲有所趨向豈可得邪  
十五  
重譬喻重言之文意覺痛切舊解因所適  
二字遂連前一節讀之而欲改缶鍾為垂  
踵誤矣此所適不得亦是就上文所適二  
字粘綴來上文所適者人之行也此所適  
者樂之行也

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  
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去聲憂  
此又暗說伯夷之類比同也捨之而不尋  
究其事則不必與人同憂矣  
屬之人夜半生其子遠取火而視之汲汲然  
唯恐其似已也

却舉一箇不必同之譬喻屬醜惡之人也  
屬人生子唯恐其似已是不欲其同者則  
又何必與人同憂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  
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  
失性一也距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  
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日五色亂目使目不  
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  
困變好公中顛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  
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  
而揚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  
夫得者因可以為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  
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  
下文有柴柵字則是閉固之義

皮弁鶡冠指芻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  
柵外重平聲繆繳音罔然在繆繳之中而自  
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  
檻亦可以為得乎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三